

早上醒来,发现刚才的梦境,分明是朋友秦先生亲历过的事。诧异的是,紧接着的第二梦境,又变成我的某个经历。前后两个梦中叙事,均为7分钟,有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多少年了,我一直保持戴手表的习惯,而且只戴机械表。早晨起来,穿衣、洗漱、吃早饭,然后,戴上手表,忙碌的一天,就算正式开始了。戴手表,成了我一天中,最有仪式感的事情。而我的妻子,是从化完妆之后,开启她的新一天的。

戴上手表,我的时间就跟上我了。我走,时间就走。我走到哪,时间跟到哪。我这样说,肯定有人认我矫情,你不戴手表,时间就不存在,不走吗?那是因为你可能没有戴过机械表。机械表佩戴在手腕上,随着手腕的摆动,而给发条自动上劲。我走,双手前后摆动,手表就会有持续的动能,它就走。我走得越多,越快,双手摆动的幅度越大,它的能量就越强,越足。在这一点上,我与时间似乎同频,同步。

从周一到周五的早晨,我都是被闹钟闹醒的。我醒了,闹钟的使命就完成了。接下来,它走它的,它的时间与我的整个白天,是没有关系的。手表里的时间,接管我。我必须在几点钟到达单位,打卡,进入工作状态,一件接一件地去做琐碎的工作,手表里的时间,都会默默地陪伴我。有时候任务急,根本来不及完成,我每次抬腕看一眼表,手表就给我一个焦虑的表情,它比我还急,跑得贼快,生怕我拖累了它似的。你就不能慢一点,等等我吗?

时间不等我,不管我有多忙。我越手忙脚乱,它跑得越快。是我的“手忙”,给了手表里的时间动能。有人说,跑在时间的前头。你做大头梦呢,你跑得越快,时间也就越快,时间没有翅膀,但它能飞起来。你不能。人永远只能老老实实跟在时间的屁股后面,像个跟屁虫。尤其在你需要时间的时候,时间总是余量不足。我知道反正我跑不过时间,有时候我就偷偷懒,索性不跑了,来个无所事事,闲庭漫步,哈哈,我的手表里的时间,顿时也蔫了,走得无精打采。每次快到下班前,我看一眼手表,还没到时间,一个世纪过去了,我再看一眼手表,还没到下班打卡的时间。手表里的时间,你这是想赖在单位吃宵夜吗?

下班回到家,我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摘下手表。这也算是我对生活的另一个仪式感,我把时间摘了下来。我摘下了手表,手表里的时间不会停止,它仍然会顾自行走。只是,这一次,它走它的,我走我的。在自己家里,我可不想再被时间牵绊,我要把这个时间,完整地留给我的家人,和我自己。我和妻子聊,不需要看时间的脸色;我陪孩子,不需要计算时间。我由着性子,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。

双休日,如果不出门的话,我从不戴手表。只有48个小时,只有家,只有家人,只有生活,这个时间,是可以拿来挥霍的,不用去问时间的态度。我的手表,被我放了假,安静地躺在床头柜上,它里面残存的动能,可以帮助它走到星期六的上午,之后它就无力了,也可能是无趣了,便停了下来。等到下周一,我再次不得不被闹钟里的时间叫醒,戴上手表,我得对一对闹钟上的时间,将手表里的时间调整到闹钟上的时间,然后,用力地甩一甩手腕,将手表也唤醒,让它走动起来,与我同步。

每个人的手机里,都有与网络同步的标准时间,全世界的时间,都精准一致。但我还是喜欢戴着我的老式手表,每天摆动手臂,忙忙碌碌。我也喜欢看我手表里的时间,只是偶尔给它对个时,让它不要与标准时间相距太远。我走,我的时间就走,多好。

相连的两个梦境

郭靖峰



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的两起旧事,缘何在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过去的日子里,陪秦

家小筹划。海南的那笔以亿计的补偿款即将到手,在走程序,在走程序。阴差阳错的一个地产项目,经十年争斗及诉讼,最近才重新归到他名下公司。地方政府根据调整后的详规,有意回收这块半岛型的商业用地。补偿已谈了几轮,秦先生觉得有关部门的出价还是有理有据的。土地撂荒多年,愧对社会;却因地价攀升,无意中项目实现了高产出。我说,这块地也快把你熬倦了,这样的收官算是善报。秦先生愣了愣,说,这是刺耳的实话,听了很想哭一下。他笑着,眼泪真的出来了。

己亥春节,他一下蹬掉那双黑色的圆口布鞋,赤脚踩过泥地上白头翁的粪液和槟榔的红汁,重回花香弥漫的项目所在地,时间已是十年之后。他意识到,自己已不是当年那个精壮上海男人了。那个半岛,是他的伤心之地,几度起落,外加葬送一段男女情缘。

办妥所有工商和产权手续,秦先生的心里空空荡荡。那么多年,日日挠心,纠结惯了,一俟内心负累不再,失重之感又如另一种精神块垒。本地不少农民出身的经商者,当年都是由他的生意带起来的。这次年夜饭,他收到近十户邀请。他选择了两处,那是在低潮、众叛亲离时,未背弃过他的两位兄弟,那些厚道之人如今更成熟而发达。

秦先生先后喝了两顿大酒,被人扶回朋友临时提供的别墅。起夜时,初觉胸闷,但喝酒的人常不当事。初一下午3点,秦先生实在憋闷,朋友把他搀扶上副驾驶座,一脚油门直奔医院。才几分钟,他就从车椅上滑落了。朋友急刹车,从路边拉上一位老乡,让老乡从背后裹抱秦先生。

秦先生被抬上担架的时候,已无生命体征。他的布鞋跌落在地,一正一反。几十年来,他一直在不懈奋斗,终结方式,是以一个永恒的休止,来对冲长期的殚精竭虑。坠落于美梦初升之地,他如一位侠士道别清冷的江湖。他折腾过的划痕,终将淡去。相比秦先生,我的活

法就庸常了。我有过异于寻常之举吗?那个梦境像在帮我检索,竟古怪地扯出了1988年的画面。准确地说,是我28岁那年的每天7分钟,维持了一年。

当时,我在悉尼一家工厂当钣金工。午餐时间共30分钟,20分钟进餐,7分钟小憩,最后的3分钟花于厕所。

饭后,我在固定角落抽出纸板,扔在厂房外向阳的草坡上。正午的太阳,生物钟因素以及填满食物的胃部,合力为我营造倦意。绿草茸茸,我穿着蓝色卡其田鸡裤,四肢在纸板上呈大字,我仿佛睡在放大百倍的大师油画上。我的身体似久久悬后,又被释放回地面,松懈之感通体贯穿。舌尖剔着牙缝里的残渣,脸部的汗珠将出未出,我将欲仙般睡去。感官懒懒地接收着最后的信息:天上小雀啾啾,地上有草根的潮气;工友在不远处压低声音说话,善意高贵;一只野猫路过,嗅了嗅我的鼻子;单身汉开车买回便当,若有若

妈叹了口气,说:“别提了,你姨妈花了不少钱买的那个助听器,外婆根本不会用。每次戴上都会发出很大的蜂鸣音,吵得她自己都受不了。”

第二天,我带着外婆去了助听器店。外婆皱着眉头,时不时把助听器摘下来。“这东西戴着不舒服,耳朵里嗡嗡响,还不如不戴。”我蹲在她面前,轻声劝道:“外婆,您再试试,调好了就能听清楚了。”她勉强把助听器戴了回去。然而,没几分钟,她又摘了下来,说:“算了,我听不清就听不清吧,反正你们说的我也不爱听。”

外婆的听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。家人之间的口角也越来越多。姨妈因为花了钱却没能解决问题,心里有些不快;舅舅则觉得外婆太固执,不愿

令人心旷神怡的精油,能泡茶饮,还是东南亚菜系的灵魂。泰国冬阴功汤里,香茅与辣椒、柠檬叶、虾激情碰撞,形成酸辣浓郁,层次丰富的口味,让人酣畅淋漓。我的邻居泰国人肖先生说,缺少香茅的泰国菜,就像缺少了麻辣的四川菜。香茅与辣椒、姜黄、肉蔻等香料一起调制成咖喱酱料和咖喱粉炖煮菜肴,别有风味。

香茅之时光秘语

叶青

我吃过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的“赶集黄熏鸡”,香茅扮演着重要角色,用来调味和提香。傣族还有一种习俗,每当傣历新年之际,傣族少女们就会制作黄熏鸡,带到集市上出售,以出售的价格来表达对男性追求者的不同心意。

香茅不仅是一种香料,更是一味良药,传说陈抟(号扶摇子)把香茅作为礼物,送给宋太祖赵匡胤。陈抟以香茅的清雅表明自己终身不仕、淡泊功名的决心,也想用香茅安神静气的效果让君主在纷扰红尘中保持超然和宁静。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被称为睡仙,活了118岁。

香茅也给我带来极大的裨益,这源于我在一家餐厅邂逅香茅熏松叶蟹。松叶蟹俗称长脚蟹,肉质细



童心(中国画) 丁小方

无的风里,夹杂芝士、洋葱、牛肉及汽油的合味。

普通的几分钟,竟如此具体。躺平与萎靡契合,一名倦怠的劳动者被革新了心性。一切都顺应了他,并看上去来之容易。其实,这背后牵扯不少因果,每一样都是命运在受力或发力。它们何尝能被随意复制,连带那种心境、情境及年轮。不受我调控的梦乡,再现了这个从不被惦记的画面,理由奥妙。

而两朵旧花,为何在

意配合。

我站在外婆的房门口,听着屋里的争吵声,心里一阵无力。我知道,外婆的听力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,更是心理问题。她不愿意接受自己老了的事实,也不愿意依赖那些冷冰冰的机器。

夜深了,我帮外婆盖好被子,轻轻关上她的房门。回到客厅,我坐在沙发上,望着窗外的月光,心里涌起一阵酸楚。曾经那个健步如飞、听力敏锐的外婆,如今却变得如此脆弱。而我,从那个需要她保护的小男孩,变成了她的守护者。

我走到书桌前,打开台灯,开始整理外婆的病历。我在每一页的右下角签下自己的名字,字迹工整而有力。我知道,这些签名不仅是医嘱的证明,更是我对外婆的承诺。

腻鲜甜,厚厚一打香茅熏制出的松叶蟹散发出浓烈的植物辛香,品尝到的蟹肉又是另一种浓淡宜人的柠檬香气。鼻腔和口腔感知到的气味刚柔并济,如刀光剑影折服于锦衣绣袄。有别于蒜蓉、煲焗、余汤、天妇罗等松叶蟹味道。香茅使松叶蟹美味得以升华,我吃得特别过瘾,当晚竟然获得婴儿般的睡眠。

睡眠助身体修复。我因为习惯在深夜读书写字,导致交感神经素乱,睡眠质量较差。我想,不管是否巧合,还是使用得当香茅真有促进睡眠的效果,不妨试试。我把香茅买来,剪去顶端的叶片,剩下一尺多长的茎秆,淡绿色的苞皮兼有粉紫色,越往根部紫色越深,相当漂亮。洗净晾晒后剪成三四寸长,每次取一小把铺在卤好的鱼、肉、虾下,一起推入蒸箱,蒸出满屋草本香气,完全碾压各种荤香,比香茅熏松叶蟹更呛鼻,却给味蕾带来充满辛辣感的快乐,在享用美味后,身体的细胞安静下来,像是扶摇子传来睡功秘语:心静神宁,神气相抱,内外合一……

从古老的祭祀到现代的烹饪,在不同的地域,不同的环境,香茅形成不同的种群,体现不同的生态特征。它是祭祀中的圣物,是诗人笔下的意象,是世人的香料,是睡眠的良药。它在时空的跨越中变异,以藏巧于拙的深沉,演绎着一半诗意一半烟火的传奇。

从周一到周五的早晨,我都是被闹钟闹醒的。我醒了,闹钟的使命就完成了。接下来,它走它的,它的时间与我的整个白天,是没有关系的。手表里的时间,接管我。我必须在几点钟到达单位,打卡,进入工作状态,一件接一件地去做琐碎的工作,手表里的时间,都会默默地陪伴我。有时候任务急,根本来不及完成,我每次抬腕看一眼表,手表就给我一个焦虑的表情,它比我还急,跑得贼快,生怕我拖累了它似的。你就不能慢一点,等等我吗?

时间不等我,不管我有多忙。我越手忙脚乱,它跑得越快。是我的“手忙”,给了手表里的时间动能。有人说,跑在时间的前头。你做大头梦呢,你跑得越快,时间也就越快,时间没有翅膀,但它能飞起来。你不能。人永远只能老老实实跟在时间的屁股后面,像个跟屁虫。尤其在你需要时间的时候,时间总是余量不足。我知道反正我跑不过时间,有时候我就偷偷懒,索性不跑了,来个无所事事,闲庭漫步,哈哈,我的手表里的时间,顿时也蔫了,走得无精打采。每次快到下班前,我看一眼手表,还没到时间,一个世纪过去了,我再看一眼手表,还没到下班打卡的时间。手表里的时间,你这是想赖在单位吃宵夜吗?

下班回到家,我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摘下手表。这也算是我对生活的另一个仪式感,我把时间摘了下来。我摘下了手表,手表里的时间不会停止,它仍然会顾自行走。只是,这一次,它走它的,我走我的。在自己家里,我可不想再被时间牵绊,我要把这个时间,完整地留给我的家人,和我自己。我和妻子聊,不需要看时间的脸色;我陪孩子,不需要计算时间。我由着性子,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。

双休日,如果不出门的话,我从不戴手表。只有48个小时,只有家,只有家人,只有生活,这个时间,是可以拿来挥霍的,不用去问时间的态度。我的手表,被我放了假,安静地躺在床头柜上,它里面残存的动能,可以帮助它走到星期六的上午,之后它就无力了,也可能是无趣了,便停了下来。等到下周一,我再次不得不被闹钟里的时间叫醒,戴上手表,我得对一对闹钟上的时间,将手表里的时间调整到闹钟上的时间,然后,用力地甩一甩手腕,将手表也唤醒,让它走动起来,与我同步。

每个人的手机里,都有与网络同步的标准时间,全世界的时间,都精准一致。但我还是喜欢戴着我的老式手表,每天摆动手臂,忙忙碌碌。我也喜欢看我手表里的时间,只是偶尔给它对个时,让它不要与标准时间相距太远。我走,我的时间就走,多好。

外婆,曾是我的整个世界。我几乎是在外婆家长大的。外婆家离幼儿园只隔着一道铁栅栏,每当户外课的时候,我会趴在铁栅栏上,冲着外婆家的方向大喊:“外婆!我饿了!”外婆的听力特别好,一听到我的喊声,就会立刻从屋里冲出来,手里攥着一块小熊饼干。那块饼干虽然不大,却让我一整天都开心得不得了。外婆还是我的保护神。每次我调皮捣蛋,妈妈气得要揍我时,外婆总会及时出现。

前几天回老家看望外婆时,我发现她真的老了。她一个人坐在摇椅上,眼神有些呆滞,手里握着一只旧茶杯。屋里很安静,只有时钟的滴答声。她的耳朵背了,常常听不清我在说什么,只能靠猜测来回应。舅舅告诉我,外婆现在只听

我下的医嘱,其他人的话他总是听不清。“外婆,最近感觉怎么样?”我蹲在她面前,握住她布满皱纹的手。她笑了笑,说:“你回来了就好,快给我听听,心率怎么样?血压高不高?”

每次回家,我第一件事就是为外婆整理药物清单。她的床头柜上摆满了药盒,每一种药都需要按时服用。我会耐心地把每种药的服用时间和剂量写在纸上,再把复查的时间表列出来。外婆总是要求我在病历上签字,她说:“有你签字,我就放心了。”

外婆的听力问题确实给家人带来了不少困扰,但我明白,这并不是她的错。我问家人:“舅舅,妈妈,外婆不是配了助听器吗?我们可以再试试。”妈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健康